

一门揽尽塞北山河烟火

杨亚伟

塞北的落日，素来迟于江南。我们从张家口市区的暑气里抽身时，日头还悬在城西的山尖上，金闪闪的光把大境门的城砖晒得还留着白日的余温。友人说，这时候逛大境门最是舒服，风从关外漫过来，裹着一点草原的爽气，把多日赶路的疲惫都吹散了大半。

大境门，是万里长城独一份的风骨。山海关雄踞渤海，嘉峪关镇守戈壁，居庸关扼守京畿，唯独大境门，不以“关”名，独以“门”称。明成化二十一年，此地修筑长城，清顺治元年于此开豁建门。这片隘口最初是戍边御敌的军事要塞，高墙坚砖，曾是守护北疆的屏障。不过，谁也不曾料到，这道明代修筑的军事防线，走过漫漫数百年时光，会从烽烟里走出来，褪去单纯御守的功用，化作贯通南北万里商道的起点。

抬眼仰望，门楣上“大好河山”四个颜体大字赫然入目，为1927年察哈尔都统高维岳题写。四字笔力雄浑端庄，字字铿锵落地，不事雕琢，不赋风月，将塞北山川的辽阔、家国山河的壮阔，尽数凝于砖石之间，历经百年风雨冲刷，依旧熠熠生辉。

轻抚斑驳粗糙的古城砖，指尖可触岁月沧桑。墙身深浅不一的纹路，藏着数百年的风云流转。脚下的石板路凹凸不平，密密麻麻的深浅车辙，是张库大道留给岁月的印记。

明清两代，无数晋商从这里牵起骆驼队，载着江南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，往库伦、恰克图走去，把中原的风物送到草原深处，再把那儿的皮毛、药材、牲畜运回关内。当年这条被誉为“草原茶叶之路”的商道上，驼

铃声能从清晨响到日暮，张家口也从一座“武城”变成了万商云集的陆路商贸城市，全盛时街上的商号多达1500家，往来的货物能堆满半条街，一跃成为闻名天下的“陆路商埠”“北方皮都”。

古语有云：“关市讥而不征”“商贾阜通货贿”。不同于长城诸关的阻隔御守，大境门的“门”，是敞开、互通、包容的象征。长城在这里不再是隔绝农牧文明的壁垒，而是南北相融、中外互通的纽带，让中原温润文脉与塞外辽阔风骨，在此相拥共生。

历史的烽烟尚未远去，红色的热血记忆在此生生不息。这座城门不仅见证商贸繁华，更镌刻着家国荣光。1945年8月23日下午，八路军将士自大境门挥师入城，结束了张家口八年的沦陷岁月。这座塞北重镇，成为八路军对日大反攻中收复的第一座省会城市。

数月后，诗人艾青站在张家口的大街上，写下“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走着，可以昂首阔步地走着”的句子，那是劫波过后，人们对新生最直白的欢喜。此后，无数进步青年从大境门走过，带着理想奔赴更广阔的战场，为全国的解放积蓄着力量，张家口由此被誉为“第二延安”。1948年平津战役的凯歌，也自这道城门奏响，雄关巍巍，默默守护着北国山河的安宁。

古今风云翻涌，雄关依旧矗立，而今日的大境门，早已拂去戍边岁月的肃穆，盛满人间鲜活烟火。斜阳迟迟未落，古城墙下热闹正酣，彻底打破了世人对“塞北荒寒”的固有印象。墙内沿街的特色烧烤店早已忙活了一整天，此刻正迎来客流高峰，门店外桌椅整齐

排布，游人熙熙攘攘。食客围坐闲谈，烟火袅袅升腾，牛羊肉的鲜香裹挟着晚风漫溢开来。往来游人纷纷驻足，争相挑选品尝张家口莜面窝窝、黄糕等特色风味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，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，温柔了千年雄关的硬朗风骨。

热闹的街巷中，更有动人景致悄然盛放。一群身着素雅衣裙的本地姑娘，于广场空地翩然起舞。舞姿轻盈舒展，舞步温婉灵动，适配塞北晚风，契合山河暮色。游人纷纷驻足围观，阵阵掌声此起彼伏，与街巷的喧闹、晚风的轻吟相融，绘成一幅动静相宜、鲜活生动的山城晚景。唐代诗人李颀曾写“野云万里无城郭，雨雪纷纷连大漠”，寥寥诗句写尽古塞北的苍凉荒芜，可如今立足大境门下，眼底全无荒漠萧瑟，唯有山河锦绣、市井繁华、人间安泰。

夕阳缓缓西沉，橘色余晖漫染山河，衬得“大好河山”四字愈发温润庄重。站在这里才明白，它存在的意义从不是隔绝封闭，而是扎根大地之后，从容地打开大门，迎向八面来风。

从大境门往回走的时候，风里已带了些傍晚的凉意，指尖还沾着城砖上蹭到的细碎沙尘。数百年风雨更迭，大境门阅尽戍边烽火、万里驼铃、革命峥嵘、市井繁华。一堵城墙，护住岁月安稳；一道城门，敞开山河胸襟。山河的动人，从来不止于名山大川的壮阔，更在于山河无恙、烟火寻常，在于古今相守、生生不息。

古门关承历史文脉，新烟火续时代华章。门洞长开，清风自来，山河恒美，岁岁安然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（接上期）

宗婉儿听声音甚是耳熟，仔细一看道：“原来是你们！赵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突地被黑衣人点住哑穴。这两名黑衣人正是刘彩奎派出来暗中保护吕思的赵氏姊妹。此时，地面上传出吕思冰冷的声音：“在下正要领教启明仙尊的武功。”吕思恼他帮助郭爻，因此也不再尊称他为前辈了。

启明仙尊哈哈笑道：“好，老夫也想瞧瞧你力压二圣的功夫。”

宗婉儿被点住穴道，身体无法动弹，但是她俯卧的位置正好能看到地面上的众人。“什么，这白胡子老头儿就是传说中的三仙之一！我得瞧仔细些，回去也好向傻东方炫耀一下。”想到此处，她睁大了双眼向启明仙尊瞧去。

赵氏姊妹却焦急万分，她们俩是受刘彩奎的吩咐暗中保护吕思的，可是吕思的对手是与她们师傅齐名的启明仙尊，论武功她们万万不是启明仙尊的敌手，这可如何是好。

赵惜颜瞧向赵惜容道：“姐姐，我们要帮公子吗？”赵惜容道：“我们暂且观察一下，倘若公子出现危险，我们俩立刻出手。”郭小玉突然开口道：“感谢仙尊出手援助，只是家父对吕公子一家亏欠太多，我想和吕公子自行了断。”转向吕思道：“公子可否愿意？”

吕思自然知道她要如何解决，于是说道：“我的仇人是郭爻，你代替不了他。”郭小玉流泪道：“我爹爹是伤害了你的父母，可是我的兄嫂也已在大雪山上失足坠崖了，他老人家别无亲人，如今我再离他而去，这世上就只剩他一人了，这样还不够吗？你非要将我们郭家斩尽杀绝才罢休吗？”

吕思听她提起郭角不由得怒火中烧道：“郭角死有余辜，要怨就怨他投错了胎，不该生在郭家。”

“你，你真变得毫无人性。我哥哥当初是冤枉了你，纵然你恨他入骨，如今哥哥已经不存在了，你竟然还要如此说他！”郭小玉心都碎了。

吕思见她如此，不由得心中疑惑，问道：“他为何坠崖你不知道吗？”

郭小玉道：“我岂能不知，爹爹吩咐他去大雪山，要寻找小塔黄为你疗伤，以化解我们两家的仇怨。我兄嫂为了救你而命丧黄泉，你非但不领情反而对他们恶语相向，你，你的心是铁石做的吗？”

郭小玉的话句句泣血，吕思已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向郭小玉问道：“这些事是郭爻告诉你的吧！”郭小玉道：“自然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，那时原本是我要去，只恨我疾病缠身，这才换作兄嫂二人代我前去。”

吕思见郭小玉对郭爻深信不疑，知她被郭爻所蒙蔽。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可是郭爻偏偏做出了这等畜生都不如的事情，试问天下有谁能够接受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这样的人？吕思不想伤害郭小玉，因此也不作解释，向郭小玉道：“令兄嫂之事我不想再提，今日由我与启明仙尊做一个赌局，倘若他能胜我，你我两家的仇怨就此一笔勾销，否则，休怪我无情！”

启明仙尊突地哈哈大笑不止，他的声音融入真气，在场之人大多被震得掩耳呼痛不止。启明仙尊笑罢向吕思道：“玉郎君果然有几分豪气，你是后辈，老夫且让你三招。”

吕思微笑道：“你是前辈，我也正有先让你三招之意。”“放肆！”“大胆！”“当真是狂妄至极！”梅松三侠见吕思不把启明仙尊放在眼中，不由得愤怒出声。

启明仙尊存心要教训吕思，脸上虽然依旧带着笑容，但右掌已是凝聚了七成功力。他向郭小玉道：“贤侄女且先避开。”郭小玉向启明仙尊道：“还请仙尊手下留情。”说完向右侧走去。启明仙尊道：“贤侄女放心，老夫舍不得伤了这百年不遇的练武奇才。”

吕思道：“你既然碍于面子不愿先行动手，在下只得先出手了。”说完，脚踏华星韵步使出星月神功向启明仙尊攻去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

投稿邮箱: 3304315815@qq.com

手术室门口

胡晓峰

父亲做手术，我目送他被推进手术室，转身走到家属等候大厅，心神悬在半空。墙上电子显示屏上的时间仿佛走得格外慢，等待的每一分钟都在煎熬。正是在这份焦灼里，我得以静静环顾，看清手术室门口独有的人间万象。

大厅里灯火通明，光洁的地板砖映出或坐或立的人影，却驱散不了空气里沉甸甸的不安。一排排座椅挨得很紧，素不相识的人比邻而坐，大多沉默无言。不少人握着手机，屏幕亮着，指尖却久久不曾滑动，心绪早已飘向那道紧闭的通道深处。有人挨着亲友低声劝慰，几句简短的宽慰，说给自己听，也说给身边人听。还有人时不时抬眼望向手术室，身子微微前倾，一次又一次期盼，一次又一次落空。电子叫号屏无声滚动信息，规则而冷静，全然不顾等候之人心中翻涌的情绪。在这里，身份、职业、贫富都暂时消弭，我们拥有同一个身份：等候消息的家属。

等待，把时间无限拉长，每个人心底藏着各自的忧思。有人坐不住，隔几分钟就起身，在过道上来回踱步，以此缓释紧绷的神经。更多人静静端坐，肩膀微微绷着，把千言万语化作心底无声的祝愿。偶尔有家属接到护士呼唤，猛地站起身，快步迎上去，周围的人会下意识抬眼观望，又迅速收回目光。素昧平生的陌生人，不用过多言语，便能懂得这份悬而未决的煎熬。

此刻守在门外，我心中所有杂念尽数褪去，不再计较得失荣辱，脑子里没有工作的琐事，只剩下一个最简单恳切的心愿：愿父亲平安。

这一方等候大厅，便是生活一块真实的切片，没有戏剧化的跌宕，尽是普通人最本真的牵挂与惶恐。期盼与忧虑交织，希望与忐忑共存。待到那扇门开启，一句“手术顺利”的消息传来，悬着的心才骤然落地，有人长长呼出一口气，眼角泛起泪光。倘若难关仍未渡过，便只能整理心绪，继续守候。

人间百态，繁华喧嚣随处可寻。唯独手术室门前这一幕，最引人深思生命本身。熬过漫长的等候才恍然明白，人世间最大的福气，从来不是功名利禄，而是亲人康健，岁岁平安。